

# 汀州记

李先平

闽西长汀古称汀州，与江西瑞金交界，其地千峰深围，城郭秀丽。对于长汀，我向往已久。最初是被名字打动：乍看“汀”字浅浅，细品却诗行串串，试想那画面，“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静看船归浦，遥闻雁落汀”“下长汀，临深渡，惊起一行沙鹭”……

“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一个是湖南凤凰，另一个是福建长汀。”有一次，我在东莞长安图书馆翻阅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时，竟然找到了这句盛赞小城凤凰与长汀之美的话的出处。

还有一阵子，为了弄清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一些过往，我经常周末去厦大“寻宝”，由此却得知厦大与长汀在烽火岁月里演绎的一段传奇。1937年至1946年，厦门大学在危难之际与长汀相遇。据记载，厦门大学刚迁入这座经历劫难之后的古城时，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样匮乏、简陋。但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以最大的真诚接纳了来自闽南海滨的厦大师生，倾尽全力提供支持，成为厦大乱世中的“避风港”与“成长地”，使得厦大在烽火中得以弦诵不绝。走出厦门大学图书馆时，我对于长汀的向往显得更加迫不及待。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这一天，我终于正式向长汀进发了。我们从厦门自驾，途经漳州金山服务区，然后过龙岩，直奔长汀古城。这一路行程，竟与当年厦门大学西迁长汀之路高度相似。所不同的是，我们自驾耗时4小时；若乘坐高铁，则不到3个小时。想当初，厦门大学263名师生，可是跋山涉水，反复迂回，花了整整23天才到达长汀的。

抵达长汀古城，我们用过午餐后稍作休息，下午集中在龙潭老戏台前的广场参加活动。戏台有点



淑鸿 摄

几徽式五凤楼建筑风格，中央挂着一块写有“观鉴古今”四个大字的牌匾，上方木雕栩栩如生，并有“同乐台”三字，下方“单龙戏珠”石雕也是活灵活现。据说，这个戏台有几百年的历史，整体雕龙画栋、飞檐翘角、做工精美，彰显着古汀州辉煌的气派与风采。

活动结束后天色尚早，于是我前往不远处的太平桥一游。这种桥在我的家乡湖南也叫廊桥或风雨桥，步上太平廊桥时，已是日落霞满、万籁尽收。望汀江（古称鄞水）南去，江清月皎、碧水潺潺，不由得想起当初厦门大学西迁时负责选址的教务处长周辨明赞誉长汀之语：“那里一条鄞水盘桓县城，万魁塔耸立在南门的拜相山，薄暮炊烟袅袅，教堂钟声悠悠，一切景物似似伦敦的剑桥大学，单只一条鄞水穿过城区，就挺像泰晤士河了，而没有汽笛的聒人。”

回去后，我换上跑鞋，没入古城的夜色中，继续寻梦。我从古戏台出发，经太平桥过汀江，然后沿宋慈路直行，拐至兆征路，右拐向横岗岭，旋即朝东南门方向而行，不远处左拐，即到“国立厦门大学”旧址。古城不大，七拐八弯，总计才跑一两公里。别过旧址，我信马由缰，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跑跑停停，领略其“山中有城，城中有水，观音挂珠”的独特魅力，探寻峥嵘岁月的红色足迹。

夜色渐浓，汀江以它的温柔之姿将我悄然融化，波光粼粼，一时间分不清人影与灯影。城里城外，万家灯火，往来民众，络绎不绝。跑过济川门，蓦然回首，这是当年厦大师生迈进汀江城的第一道门。相传，宋代太平刺史陈轩与好友黄庭坚曾在此城楼上诗酒唱和，陈轩以“十万人家溪两岸，绿杨烟锁锁汀桥”诗句道出汀州城繁华，并请黄庭坚为重修的城门题写名字。

跑游古城，我发现城内有很多建筑风格各异的家庙宗祠，如涂氏宗

祠、周氏宗祠、李氏家庙、刘氏家庙、张氏家庙等。“这里的建筑很绚丽，它是从前商人公会、客栈、庙宇的三位一体。”英国的李约瑟在《战时中国的科技》中这样介绍长汀的客家祠堂。这些古色古香的各氏宗祠家庙，的确是客家建筑的精品杰作，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往日的沧桑与荣耀。

长汀古城肇始于唐，自盛唐至明清，一直为州郡府治所，是连接闽赣的中心枢纽和商贸重镇，史称“闽粤繁阜，不减江浙中州”。在这里，除了能倾听各氏宗祠的千年絮语，感受客家儿女“耕读传家”的智慧和客家非遗的潮流鲜活，还可品尝别具风味的客家美食。

我最推荐的是白斩河田鸡。白

斩河田鸡是客家名菜，选用产自长汀河田镇的鸡加客家米酒烹制而成，皮黄脆、肉嫩白、味醇香，以香、脆、爽、嫩、滑和易脱骨等特色深受食客好评。据同行的老饕介绍，河田鸡的鸡头、鸡爪、鸡翅尖更是下酒好菜，有“一个鸡头七杯酒，一对鸡爪喝一壶”之说。酒自然是客家米酒。据《汀州府志》记载，唐代张九龄临汀州登谢公楼，饮此酒后极为赞赏，写下《登谢公楼》：“谢公楼上好醇酒，二百青蚨买一斗。红泥乍绿蚁浮，玉碗才倾黄蜜剖。”

与长汀相关的历史名人可谓灿若星晨，让我不禁畅想，如果千百年前出生于斯、长于斯、谪于斯、游于斯、商于斯的历史名人，都穿越到同一时空，那将是怎样一幅“汀江上河图”啊！

# 白马岭的寂静与喧嚣

刘亚荣

阳光照在白马岭上，秦皇古道班班发出更多历史的倒影。

大行深处的白马岭，又叫“白皮关”。这里的古道比罗马古道至少早100年——曾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任职的考古学家亨利·克李尔考察后如是说。

古驿道，石头路面，足有膝盖深的车辙，令我震撼。这就是大秦“车同轨”的活化石，昔日的“太行高速公路”。这段路被绿色木栅围着，沉在沟里，足有上百米，要不是有深深的车辙，说是古道大概让人难以置信。路面参差，且时断时续，石头断裂处泥土裸露，野草茂盛。路北侧，凸出一块单人床大小的平坦巨石，赫然写着“秦始皇歇灵台”。

继续上坡，路面宽阔，由大方石铺就。关口阁楼矗立眼前，上书“东天门”三个字，关墙古朴，红字醒目，引人端详。阁楼夹在连绵的山峰中间，门洞仅容一辆马车通过，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愧为冀晋陕的咽喉。近阁楼，又见车辙，若有包裹，似以时间反复切割打磨。回望来路，坡度极大，单身走上来，我还有点气喘，古时道路狭窄，负重者爬上爬下，该有多艰难。阁楼为木石结构，下部条石堆砌，从阁楼底下穿过，里侧雕梁画栋，四个大红柱子擎着二层木楼。

秦皇古道，大行八陉之一。而并陉驿道，就是秦始皇修驰道、直道的历史遗存。据地质学先驱丁文江言，在石太铁路通车前，并陉古道是大行山唯一能走大马车的通道，太行山的路没有哪条有这里重要。2000多年间，在并陉关东头的土门关，依托古驿道和太行河形成了闻名山西陕西的早码头，酒馆茶馆、饭铺旅店林立，繁华富庶。这里还有：韩信“背水一战”的遗址，此战一举奠定了大汉王朝的天下。

关内有几栋建筑，靠北是三开间的陈馥祠。成王败寇，没想到作为“背水一战”败将的陈馥，却以英雄或神祇的身份享有祠堂。

出口西侧，变为砂石路，颇显荒凉，路北侧山坡有个不起眼的碑。没有碑亭，碑身被水泥左右护围，碑顶被瓦，简单、简陋。如果不是指示牌指引，很容易被忽略。碑上书“淮阴侯谈兵处”，为明崇祯年间立。作为胜利者的韩信，以雕像的姿态在古驿道旁矗立。沿驿道往下，土门关据说有韩信祠，可惜祠与百十通碑已于数年前统统毁掉。

一年间，我曾三次走进古驿道探秘历史。第三次来至东天门时，我突然茅塞顿开：门洞之所以高达数米，是历次开掘古驿道所致。原来平整的路面，被铁皮车轮碾轧成沟，不方便车马行走，遂有石匠开凿打磨，日月轮回，路面下降将近两米。仔细端详，打磨痕迹层层叠叠，

果然有年代的分野，越上越陈旧，覆满的尘土仿佛长在石头上。

第三次站在东阁门洞，更有一叠叠影像在眼前幻化：游牧的白狄鲜虞部通过这个交通要冲移步中原，立都建国，成为战国七雄外的千乘之国；秦始皇逝去后，秘不发丧的皇家仪仗撑着扁担跌跌撞撞走过；韩信携令旗在绵蔓河畔叹釜沉舟，调兵遣将，以少胜多打败赵军；更多的影像则来自民间，秦皇古道作为老百姓的生存通道，无数人在这里肩挑背扛，运送粮食草药、铁器盐巴、耕牛羊马、棉花布匹，车辘辘负载而来，马萧萧负载而去，物资交换，文化交融……

远山苍茫，淡雾如纱，汽笛嘶鸣远远飘来，寂静又喧嚣。数次走进古驿道，数度在纸上寻觅，多日沉潜，终有所悟。秦始皇的功绩与争议，韩信的“一将功成万骨枯”，陈馥的“不负赵地，虽败犹荣”，穷苦士卒夜夜借马的命运倾诉不甘的“白马骨状”传说，无数百姓商贾为了生存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所有的悲欢，全部化为石头上的包裹。历史与现实，也一同化作我探寻驿道深处文明回响与民族融合的桥梁。秦皇古道用它的珍贵遗存，向我、向世界无声地阐明着文明存续的真谛——那是对历史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对文

岁月如歌

# 风过苏墓，古柏低吟

张健全

丙午春月，赴豫之平顶山谒三苏墓。车行过郟县西北，渐入茨芭镇苏坟村，远山如黛，古柏苍然，风过林梢，似有千年文气悠悠而来，穿越历史长河，直抵人心。

苏氏父子生于文风兴盛的北宋。他们从蜀地眉山走出，一步步步入北宋都城开封的政治与文化核心，功成名就，名满天下。而平顶山郟县，距都城开封不过百余公里，地处中原腹地，山川形胜，气韵悠远。

苏家兄弟对身后安眠之地的选择，并非临时起意。早年苏轼与苏辙同游汝州，登临钧天台，北望莲花山余脉绵延，山势环抱，土厚水深，景致酷似家乡的峨眉山。二人当即议定，以此为百年归宿之地。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病逝于常州，临终留下“卜葬嵩阳”的遗命，明确要归葬嵩山之南。苏辙遵兄命，亲自勘定墓地、督造墓茔，耗时半年，在郟县精心营建了这片苏氏墓园。

次年闰六月，苏轼之子苏迥、苏过扶灵柩，历经运河、淮水、汴水水路辗转，再经许洛古道陆路跋涉，将苏轼与夫人王闰之合葬于此；政和二年，苏辙辞世，亦葬于兄长身侧，一生手足情深，终得黄泉相伴。苏辙择此地营葬，既圆了兄弟二人“夜雨对床”的生前约定，更让漂泊一生的兄长，得以安息在心系的中原沃土之上。

我曾路足四川眉山的三苏祠，那是三苏的故居旧址，青瓦白墙间，草木葱茏，处处透着书香气息。驻足祠中，不难想见苏氏世代耕读传家的家风，更能真切感受到苏洵作为父亲的远见与用心——他不仅自身深耕学问，壮年发奋苦读，更以言传身教培育二子，将满腹学识与为人处世的智慧悉数传递，最终成就“一门三学士”的文坛佳话。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成功典范。

我亦曾多次到访海南海口府城的苏公祠，那是苏轼贬谪海南时留下的重要遗迹。在那片蛮荒孤悬之地，

苏东坡未曾有半分沉沦，反倒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扎根异乡，兴办学堂，传道授业，教化乡民，将中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海岛之上。祠中的一草一木、一碑一刻，都诉说着他逆境坚守、乐观处世的风骨，让人读懂“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

后来，苏轼遇赦北返，满心期许回归京都、重回故土，却在归途中猝然病逝于常州，实为莫大遗憾。不过，苏东坡早有对生死的通透认知，其词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寥寥数字，道尽生命无常，更藏着直面生死的淡然；狱中所作“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更早已看破生死归途，心怀坦荡。

后世历代皆对三苏推崇备至，如宋孝宗赐苏轼谥号文忠，特赠太师；宋高宗追赠苏辙太师，封魏国公，赐谥号文定；苏洵亦被迫赠光禄寺丞。元代之后，郟县县尹杨允感念三苏文脉相承，增设苏洵衣冠冢，至此，二苏墓升格为三苏墓，父子三人同眠一处。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慕名拜谒此地，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挽联与诗文。墓园门柱长联“铭况汝水滨，形胜何须如故里；葬我嵩山下，英魂犹得近东京”，写出了苏轼归葬中原的初心；更有石刻“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名句，高度赞誉三苏的文坛地位，字里行间，满是对三苏的敬仰与缅怀。还有学子赶考，必来墓前祭拜，触摸碑刻，以求沾染三苏文气，金榜题名。

走进三苏墓园，但见古柏参天、碑刻林立，苏轼、苏辙之墓并肩而立，父亲苏洵衣冠冢居于其间，一脉相承，骨肉相连。墓前石柱斑驳，刻满后世追思；坟头青草萋萋，寄托千年文脉。我立于墓前，耳畔似闻“大江东去”的豪迈，又见“人生到处知何似”的淡然，苏洵教育成才的殷殷初心，仿佛也历历在目。

风过苏墓，古柏低吟，似在诉说三苏父子波澜壮阔的文学生涯，追忆他们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

例如，卖鞋的和卖衣服的占据一排，因为鞋和衣服是人们消费的大头，前来摆摊的卖家也多，他们有排成一排的卖力；卖碗碗瓢盆的则跟卖书、卖纸、卖老鼠药的排在一起，这些商品的消费需求低，卖家也少，摆摊者就显得形单影只，只能和别种货品的卖家交朋友。

除了县城或乡镇的大集，村子里也有小集。小集往往只有一排，一般是沿着村子的主干道摆的。摆摊人就这样坐在各自的摊位后聊天。上午9点左右，集市开始上人，大家各自招呼客人。12点一过，来赶集的村人回家吃午饭了，摆摊者又开始东拉西扯地聊天打发时间。感情就这样培养出来了。有时，碰到带着明确目的来问货的村人，我这边没有的，会指指对面的货架“他那边有”。赶上哪个村子开了新集，你先去看看东西好不好卖，再凑在一起时，跟我通通风，也许下次两家就一起上新集摆摊了。

赶集人之间不抢夺客人，而是互助互利，这或许是因为乡人的淳朴，或许是因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老老实实在吃自己的饭、不夺人口粮的传统习惯，是一种自我规范的意识。所以，赶集人的智慧虽然朴素，却非常可贵。

朝花夕拾

# 老家的赶集人

邓立峰

在外地生活多年，但家乡的大集还像一帧一帧的默片，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过。

打我读高中起，父母就以赶集为工作，在大集上摆摊卖鞋。那时，他们坐在一条土路旁，呼吸着被来往的双脚踏起的尘土，一边吐着唾沫，一边向前来赶集的乡亲兜售摆在架子上的鞋。而一到放假，我就不情愿地被叫到大集上，跟他们一起坐在鞋摊前，一边吐唾沫，一边面向路时脚步稍有迟缓的人，复读机式地问“看着鞋吗”。

一个乡镇或者大一点的村子通常是逢五天一集。对于赶集买货的村人来说，每隔五天到集上采购一次是足够的。但对于那些以赶集为生的卖货人来说，五天出一趟摊哪够生活？好在县城周边的乡镇多，大村子也多，集每天都有得赶。在我印象中，除了大年初一到初五，或者下特别大的雨，父母一年四季都在赶集的路上。跟着他们赶集的次数多了，我也如常乘法口诀一般背熟了“四九无棣集”“五十路杨集”“一六冯铺集”“二七河沟集”“三八李八里集”……

“四九”“五十”“一六”“二七”“三八”是农历的日期，传统集市都是按农历算日子的。“无棣”“路杨”“冯铺”“河沟”“李八里”则是我们当地的地名——

无棣是鲁北地区的一个县，也是我长大的地方，路杨、冯铺、河沟、李八里则是无棣县城周边的村子，离县城不远，因此也成了父母赶集摆摊的长期驻扎地。

占据一个集上的摊位，赶集人用的是传统的规则：先来到后。同一种货品，谁先来谁就占了位子，摊子摆开了，就可以长久地摆下去。不过，摊位若是一直摆下去，就得逢集便去，隔几次不去，你的地方就成别人的了。在乡间，习惯就是规矩，也是秩序的保障。而这也就是像我父母这样的赶集人逢集便去、不敢有中断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一个集上，同一种货品不会只有一个卖家。比如，我们卖鞋，同一个集上也会好几个摊位在卖。同种货品的摊主往往也都是熟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赶到集市，从支货架子开始，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扯一扯各自村子里的新鲜事，聊聊自己的亲戚，以此打发集市还没上人时的无聊时光。卖同一种货品，却不像竞争对手，关系反而是热乎乎的。

县城或乡镇上的大集摊位众多，它们像一块块小补丁，铺开在一件洗得泛黄的旧衣服上——这一比喻不算过分，因为当时县里各地的集市都会被安排在尘土飞扬的泥土地上。摊位都是一排一排的，同一类货品通常排成一排。

# 当思想有了烟火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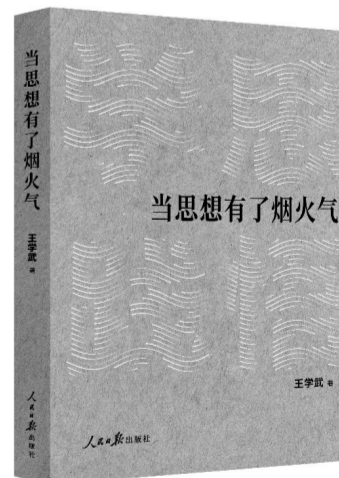
丁丁

春风送暖，书香致远。在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当思想有了烟火气》一书正式发布，为我们奉献了一部有温度的佳作。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学思践悟”即学习、思考、实践、感悟，它是理论学习的科学方法，也是干事创业的行动指南，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路径。《当思想有了烟火气》一书以“学思践悟”为脉络，用30余篇饱含真情的文章，在理论与实践、政治与业务、宏大叙事与个体生活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在“学”的篇章里，作者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学习体会，把治国理政的深刻道理，转化为提升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的具体方法；在“思”的篇章里，他从“好人与好人”“情商与共情力”“乡情与乡愁”这些常人都会遇到的话题切入，引导党员干部在自我反思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践”的篇章里，他用鲜活的案例诠释实干兴邦的真谛；在“悟”的篇章里，他从勤劳与幸福、“内卷”与“自卷”、亲情与家国这些生活小事的感悟中，提炼出直抵人心的人生哲理。

该书作者王学武深耕新闻宣传与理论研究领域多年，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基层阅历。他始终坚信“思想源于烟火，不止于烟火”，多年来坚持把学习、思考、实



践、领悟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用平实的笔触记录时代、感悟思想。这部书的诞生，不是书斋里的闭门造车，而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学思践悟”的心血结晶，是从火热实践中提炼出的思想精华。

人民日报出版社作为人民日报社直属的社科出版社，一直致力于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让科学思想走进寻常百姓家。这部《当思想有了烟火气》，正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实践温度与生活质感的佳作，是新时代理论宣传接地气、入人心的生动实践。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这本书也是一本难得的“工具书”。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如何把政治学习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能力，如何把宏大目标落实为具体行动，是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面对的课题。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都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

书海拾贝